



梨园东风第一枝

撰文 / 彭维 图 / 陈仲健 李春来



早春时节，“致春天·国家京剧院优秀剧目展演”又一次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圆满落幕。国家京剧院已连续三年向戏迷们生动展现优秀剧目的迷人风采，绿意盎然、清新雅致的节目单与海报，演出的定位与格调，生动展示了国家京剧院的最强阵容和崭新风貌，近五十场演出展演剧目行当齐全，流派纷

呈，争妍竞秀，国粹艺术锦绣繁华，梨园春色更深几许。

“致春天·名家名段演唱会”聚集了国家京剧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冯志孝、叶少兰、赵葆秀、谭孝曾、李祖铭等老一辈艺术家鼎力助演，剧院中坚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董圆圆、袁慧琴、李海燕、宋小川、江其虎、管波等悉数亮相，还特别邀请了北京京剧院的王蓉蓉、朱强，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孟广禄、赵秀君，上海京剧院的史依弘，大连京剧院的杨赤，湖北省京剧院的朱世慧等艺术家，与国家京剧院的众多一级演员、优秀青年演员联袂登台。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和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春妮一道主持这台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更加增添了喜庆欢乐。

展演的十三台大戏中，既有《锁麟囊》、《秦香莲》、《白蛇传》、《四郎探母》、《玉堂春》等传统戏，也有《宝莲灯》、《杨门女将》、《武则天轶事》、《徐九经升官记》、《曙色紫

禁城》、《伏生》等新编历史剧、以及《智取威虎山》、《西安事变》等现代戏。为增强与兄弟院团的互动交流，展演延续以往传统，特别邀请了湖北省京剧院参加此次展演活动，他们带来的代表剧目、新编古典喜剧《徐九经升官记》，由湖北省京剧院院长、著名丑角演员朱世慧领衔主演，为京城观众带来了一份惊喜。

“致春天”已成为国家京剧院每年固定举行的高水准演出系列之一，是剧院着力营造的初春演出品牌。除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外，马翔飞、刘垒、李博、付佳、郭霄、李文颖、刘梦娇、刘琪等优秀青年演员也在展演中担纲主演，挑梁本工大戏，尤其生行和旦行演员光彩照人。剧院领军名角自成风格，新戏频出，于魁智、张建国对去年底首演的创新剧目《西安事变》和《伏生》继续修改、精心打磨，在此次展演中以全新修改版亮相。

现代戏《西安事变》突破题材限

制，以中共党史为据，以事件本身为主线，表现真实可靠的历史大事件，再现了一段惊天动地的史实，实现了京剧现代戏题材的突破。同时，该剧突破流派、行当限制，发挥剧种优势，塑造出血肉丰满、情感细腻的历史人物群像。经过数十年“戏改”的强化和“样板戏”的熏染，在人们观看现代戏时眼光近乎挑剔的当下，《西安事变》打破京剧现代戏的僵局，勇于在“大事件”中演“大人物”，引发新时代对现代戏的新关注、新思考。

《伏生》是张建国历数年精心择选的剧目，讲述了朝大博士伏生在“焚书坑儒”时为保护《尚书》、《诗经》，成为佯醉狂歌的“疯子”，为传承中华文脉“献子偷生”，睿智而隐忍，清醒而借酒沉醉，立意深远，主题深刻，人物形象鲜明。伏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痛苦的思想者，也成为戏曲艺术在中国文化长廊中塑造的一位独特的文化守护人形象。京剧《伏生》以奚派艺术为载体，在流派艺术与主题人物中实现着琴瑟和鸣的艺术追求与理想。

小荷初露，玉立娉婷，在“致春天”的演出中，青年一代也分外出彩，付佳、张兵再度上演了叶盛兰、杜近芳版的《白蛇传》，郭宵、李博演出了李维康、耿其昌版的《宝莲灯》，李文颖演出《锁麟囊》，刘梦娇演出的《秦香莲》，刘琪的《四郎探母》和《玉堂



春》，异彩纷呈，分外鲜妍。

在这十五场演出中，生行、旦行“站中间”是近年来整个戏曲舞台的普遍趋势，然而，武戏演员无论是担任主要配角还是龙套，他们的青春也同样装点了舞台，增添了色彩，哪怕只是一个片段、一次出场、一个亮相、一句台词，那瞬间爆发出的绚烂与美丽，在这个东风拂过的春天，不禁惹人轻叹：戏曲舞台上一代又一代知名或不知名的演员们默默付出的，不正是他们尽情挥洒的无悔青春吗！

国家京剧院曾摄制过一批“口述史”资料，其中讲述了九十多岁的武丑泰斗张春华在时光流转中激动难抑的沉醉，往日的流金岁月在老人或平顺、或

跳跃、甚或是错乱地回忆与讲述中铺展开来，恍如一张张黑白老照片，朴素而清晰，平实而精致，泛着时光远逝的微黄，文质彬彬，纤毫毕现，在京剧演出如火如荼、京剧武行出“角儿”的鼎盛荣光日子里，什么装点了他们的青春？

作为一代京剧表演大师，张春华极轻、极低、极快的“矮子”功出神入化，来无影、去无踪，筋斗、跟头劲道绵软，离地高，落地轻。但由于身材矮小，注定成不了曾经梦想的挺拔大武生，“戏饭”却还是要挣的，眉眼清俊的张春华只得改行武丑，把青春献给了那些不可计数的默默咬牙、紧紧握拳的日日夜夜，青春剪影是汗流浹背、绑着沉重沙袋在楼梯间的跃上跃下，循环往





复，不眠不休。借着朱光祖、杨香武、时迁、蒋平、刘利华等“丑”行人物形象蹦出干脆利落的“开口跳”念白和最爽利脆快、边式过瘾的武打表演，他成为神一样的“武丑”。中国京剧院成立时，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成为二团主演站在舞台中央，二团的武戏也独步一时。

前年，张春华在国家京剧院排练厅给年轻演员靳智棋、刘佳和白玮琛说戏与示范，三人学的戏是《刺巴杰》，武旦、武丑两个角色的对手戏。《刺巴杰》正式公演后，张春华觉得尚有不满意之处，而三名学生却已觉得十分圆

满，作为武行演员，能够得到张春华先生的悉心教导，艺术水平提高的同时，还正式演出了自己的行当大戏，已经可以算是武行生涯的小小奢华。在今年的“致春天”演出中，白玮琛饰演了《白蛇传》中的小青，发挥出色，为这个美好的春天再添亮色。

戴忠宇是武旦行，从小痴迷于武旦的功夫和扮相，懵懂中选择了这一专业，从此便一头扎进去。两年多前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进入国家京剧院一团，从此常驻排练厅，平日里跟着团里排戏，边缘的角色演了不少，是团里重点培养的苗子，接二连三出演了《平原作

战》中的小英子，《智取威虎山》的小常宝，去年又在剧院新创重点剧目《西安事变》中饰演了一个女学生，与于魁智饰演的张学良有一段保家卫国、共抗日寇的对手戏。三部现代戏、三个不同身份的年轻女性，给了戴忠宇很好的发展空间，对人物角色的情感把握，现代人物突破程式动作的表演，以及远远高于武旦行的唱腔要求，对她都是挑战。

戴忠宇总说自己是幸运儿，进团不久便接到大戏，饰演《白蛇传》里的小青，这个角色她在学校并未演过，到了团里上手即与李胜素搭戏，与群众演员的配合尚欠火候。戴忠宇要强，在排练场外默默用功，等大家都排完，排练场空寂下来时，独自对镜练习，一遍又一遍地来，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还在学校时，戴忠宇已排练很久的《大英杰烈》彩排，演到陈秀英斗败石须龙后心情愉悦、得意洋洋的“枪花”下场时，却出了意外。往上抛枪，枪在头上横转一圈，同时人随枪转、背身接枪，练习时早已是水到渠成、万无一失的技巧，在台上却失误了，枪没接住。戴忠宇很意外，这怎么可能？再试，居然又掉了。指导老师在侧幕温言软语地安慰她先往下演。她却较劲儿了，不接住誓不下场，一连六次终于成功。从此，戴忠宇总告诫自己，什么时候练功都不能懈劲，尤其台上经验更加重要。







从学校到国家京剧院里，演出机会明显增多，今年的“致春天”演出季中，戴忠宇在《智取威虎山》里饰演了小常宝，数年的不懈积累顷刻散发出绚烂的光彩。

在现代都市中，国家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尤其是武行演员，总是体验着有别于同龄都市青年的青春岁月。清晨六点多，七十多岁的武旦表演艺术家刘琪早早来到练功厅坐阵，比她到得更早的是她的学生潘月娇。晨曦微透，国家京剧院八楼排练厅里灯火通明，潘月娇早功已练完，老师来了便开始拉戏、抠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汗水洒落在绿色深隧间，无声无息。这样的早晨，二十多岁的戴忠宇和三十多岁的潘月娇，却在谨小慎微地计算着排练、演出

之外的分分秒秒，不敢有丝毫挥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十年功都是靠自己一点一滴挤出来的时间。她们的青春伴随着排练厅窗口透射的光柱徜徉，与尘雾翩然起舞。

六年前，邹四维还在中国戏曲学院念大二，那年春节他没回湖南长沙老家，而是留在学校用心备战即将到来的全国戏曲院校京剧电视大赛，他的参赛剧目是《通天犀》。但他落选了，从小就喜欢画画的邹四维当时很沮丧，于是提笔作画，意绪满纸，他在挫败中创作的绘画作品《龙套》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邹四维猛然惊觉，原来绘画也可以很好地表达自己热爱的京剧艺术。细细回想，从记忆中的糖人、剪纸、年画、扑克牌到流行的电视、电影、动

画，无不渗透着京剧元素，他和同龄人一样热衷于接受新鲜事物，对绘画和动漫尤其专注，《龙套》的热评打开了另一扇艺术之门，能否把京剧与现代媒体艺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不就是自己苦苦追索、可以延续舞台艺术生命、拓展京剧艺术本体的全新载体吗。

邹四维主攻武净，专业优秀，如今他在虚、实两境中自如地挥洒青春、描绘着京剧梦想，一边勤学苦练、参加演出，一边从事京剧绘画和动漫创作。去年，在剧院的支持下，邹四维为梅兰芳大剧院设计了一套五虎上将题材京剧卡通形象，面世后销售极佳，而他做的动画短片《戏瘾患者》也有几十万的网络点播量。作为一个专业京剧演员，邹四维在角色理解、表演节奏、亮点捕捉等方面有独到的优势，他可以把一出戏、一个角色吃得很透，同时结合自身的绘画技巧与动漫技术，他为自己从小热爱的京剧艺术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展示空间，在京剧动漫的舞台上，逐步实现着自我突破，也推进着京剧艺术被更广大、更年轻的群体接受。最近，一部京剧主题的动画剧集正在邹四维的心中渐渐成型。

早春三月，万物萌发，青青的绿芽蛰伏静待，只为破土的瞬间。红花虽好，绿叶相衬，不站中间的武戏青年演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为时刻准备着将寂寂青春烈烈绽放。“致春天”是国家京剧院送给戏迷们的“东风第一枝”！



